

从此以后

〔日〕夏目漱石 著

陈德文 译



CONG
CIYIHOU

〔日〕夏目漱石 著 陈德文 译

从 此 以 后

湖 南 人 民 出 版 社

从 此 以 后

〔日〕夏目漱石 著

陈 德 文 译

责任编辑：林怀秋

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

（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）

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

1982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字数：155,000 印张：7.875 印数：1—81,500

统一书号：10109·1482 定价：0.65元

前 言

夏目漱石(1867—1916)是日本近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。他本名金之助,二十四岁时进入帝国大学(今东京大学)学习英文,同时兼任东京专门学校(今早稻田大学)的讲师,并致力于英国文学的研究。1900年留学英国。1905年1月,他在著名诗人正冈子规主办的《杜鹃》杂志上发表小说《我是猫》,引起人们广泛的注意。作者在这部小说中,运用独特的幽默笔调,对现实社会中的种种丑恶现象,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和无情的鞭挞。接着,他又写了《蓬莱行》、《伦敦塔》(1905年)、《旅宿》、《哥儿》(1906年)。不久,他辞去教师的职业,正式开始了作家生涯。在《旅宿》里,作者以超然物外的态度,描绘了一个超现实的美的世界。《哥儿》则表达了一个富于正义感的年轻教员,对于世俗社会的反抗心理。

《从此以后》写于1909年,同他的另外两部小说《三四郎》(1908年)、《门》(1910年)合称为反映爱情题材的三部曲。作者在这部作品里,细致地描述了明治四十年代青年知识分子同现实生活的矛盾及抗争,深刻挖掘了掩盖在近代文明下面的社会弊端,揭露了封建残余势力压抑个性和自由的罪恶。《从此以后》在艺术表现上也颇具特色,故事情节的展开由表及里,由缓而急,当悲剧的气氛逐渐加浓,主人公的命运已

ADG 29/09

成定局但尚未揭晓的时候，作者嘎然而停笔，设置了一个激荡回旋的结尾，为读者留下了联想的天地：“他们从此以后又怎么样了？”作者运用这种手法，启迪读者到现实社会中去寻求解答。

到《从此以后》为止，夏目漱石的作品里一直闪射着社会批判的光芒，及至《门》问世，这种批判精神逐渐消失，从而转向了对个人内心世界的精细剖析。属于这类作品的还有《道草》、《明暗》等。

夏目漱石是一位博大精深的作家。他正视现实，富于理智；他既有东方古典文化的教养，又受到了西欧现代文明的熏陶。这些都是他成为一代大家的重要因素。一个世纪以来，许多致力于文学的青年，如武者小路实笃、芥川龙之介等人，都是受到了“漱石文学”的哺育而成长为有才华的作家的。直到今天，夏目漱石的作品在国内外仍然拥有广泛的读者。

译者

1981年5月于南京



作 者 像

有人慌里慌张地打门前跑过。这时，代助听到脚步声，就象头脑里悬挂着一双沉重的木屐。随着脚步声渐去渐远，这木屐的影象也慢慢消退了。于是，他醒过来了。

一看，枕畔的铺席上落下了一朵多层花瓣的茶花。代助昨晚睡在床上，确实听到了茶花落地的声响。在他听来，那声音仿佛皮球从天花板上投下来一样。也许是夜阑人静的缘故吧，为了慎重起见，他把右手搭在左胸前，仔细检查心脏的跳动是否正常，随后便入睡了。

不久，朦胧之中他又看到婴儿脑袋一般大小的花的颜色。于是，他象忽然想起什么似的，赶快把手放到胸口，边睡边检查心脏的跳动。躺在床上检查脉搏，已经成为他近来的习惯了。心脏依然有规律地跳动着，他把手捂住胸口，想象着那温热而鲜红的血液，在心跳的推动下缓缓流动的样子。他想这就是生命。现在，自己正用手掌压抑着奔流的生命。这反应到手掌上象钟表一般的响声，似乎是召唤自己走向死亡的警钟。如果活着听不到这样的警钟，如果这只装满鲜血的袋子不同时装满时光的话，自己该有多么快活！他可以饱享生之欢乐。然而……代助不觉有些悚然。他要活下去，他不能老是只顾想象那颗在血液推动下平稳跳动着的心脏。他时

常睡下之后，把手放在左乳下面。他甚至想，这地方要是一铁锤砸下去会怎样呢？他虽然健壮地活着，但有时又甚至感觉到，自己活着就象奇迹一般侥幸。

他的手离开心脏，拿起枕边的报纸，躺在被窝里，用两手左右打开一看，左面一张画，画着一个男人正在杀一个女人。他立即把眼睛移向别的版面，那里正用大号铅字，报道学校里闹事的消息。代助读了一会儿，不觉疲倦起来，把手中的报纸哗啦一声放在被子上，然后点燃一支香烟。他一边掀开被头，一边从铺席上拿起那朵茶花，把它翻转过来放到鼻子上。于是，嘴巴、口髭和鼻子的大部分，都被花朵遮住了。香烟的烟雾萦绕着花瓣、花蕊，浓浓地飘散出来。他把花放在洁白的床单上，站起来走进浴室。

他在那里仔细地刷了牙。他常常庆幸自己长着一口好牙齿。他脱光身子，仔仔细细摩擦着胸膛和脊背。他的皮肤细嫩而光洁，仿佛涂上了一层香油又细心揩拭过一般。每当他摇摇膀子，抬抬胳膊的时候，局部的脂肪就微微膨胀起来。他对这一点也很满意。其次是那分开的黑发，即使不搽油也显得十分自由、熨贴。口髭同头发一样细软，非常得体地遮蔽着嘴唇。代助抚摩着自己胖乎乎的面颊，对着镜子照了照，瞧那动作，简直象女人家梳妆一样。实际上，若在必要的时候，把无须涂脂抹粉，就可以凭自己的肉体而夸示于人。他最讨厌的是罗汉般的骨骼和脸型，每当他对着镜子的时候，总是庆幸自己没有生成那样一副面孔。为此，当别人夸赞他举止潇洒的时候，他丝毫不觉得有什么难为情。他就是这样

从旧时代的日本生活过来的。

约莫过了三十分钟，代助坐到饭桌边上，他一边喝着红茶，一边向烤面包上抹黄油。这时，学仆^①门野把报纸收拾好以后，从客厅里拿过来，叠成四方形，放在座垫旁边。

“先生，出了大事啦！”门野大惊小怪地说。这位学仆抓住代助就是“先生，先生”地使用敬语^②同他讲话。代助开始时虽然苦笑着抗议过一两回，但对方“唔、唔”地答应以后，马上又“先生，先生”地叫起来。后来，他不得已，只好听之任之，久久便成了习惯。现在只有门野一人可以若无其事地叫他“先生”了。代助心里也明白，他想到门野的处境，这位学仆对自己的主人，除了叫“先生”之外，再没有比这更合适的称呼了。

“你是说学校有人闹事啦？”代助表情沉静地咬着面包。

“干的倒挺痛快哩！”

“是想把校长撵跑吗？”

“嗯，恐怕要逼他辞职。”门野声音里流露出喜悦。

“要是校长辞职，你可以捞到什么便宜吗？”

“别开玩笑啦，只图自己的得失，那有什么意思！”

代助依然咬着面包。

“你知道吗？他们想把校长赶走，是因为忌恨他还是有别的利害得失呢？”他说着便拿起铁壶向茶碗里倒开水。

① 原文作“书生”，侍候代助饮食起居的青年仆人。

② 敬语是日语中对长辈或地位高的人使用的一种语言形式。

“我不知道呀，先生听到什么没有？”

“我也不知道，不过，眼下的人，觉得无利可图时就会惹事生非，这是一种手段啊，懂吗？”

“唔，是这样的吗？”门野的神情稍稍严肃起来。

代助闷声不响了。门野是个不太通晓事理的人，要是给他解释下去，不管如何详细，他总是用“唔，是这样的吗？”这句话来搪塞，使你根本无从知道他究竟是否同意你的看法。代助对这位学仆也很淡漠，不想给他带来什么刺激。另一方面，门野既不到学校去，也不用功读书，只是每日闲荡，无事可做。有时代助要他钻研钻研外语，他只回答：“是吗？”“是要这样做吗？”但他从来不说：“好吧，就这样干吧。”而且，这种思想懒汉是不会给人一个明确的答案的。从代助这一方面看来，门野不是自己培育的门生，马马虎虎就这样算了，所幸，门野的身子不同于他的头脑，做起事来倒挺勤快。对这一点，代助十分满意。不仅代助，就连常年在家供职的老女佣，最近也受到门野不少照应。因此，女佣同门野的关系很好，碰到主人外出时，他俩常常在一起聊天。

“先生究竟想干什么呀，你说阿妈？”

“看他那情景，不碍事，用不着担心。”

“担心倒是不，我看他总在想什么心事呢。”

“也许打算等娶了夫人之后，再慢慢寻个什么差事的吧。”

“多好的主意啊，我也想一天到晚这样生活呢，看看书，听听音乐什么的。”

“你？”

“不读书也行，只要能痛痛快快地玩就好。”

“那都是命中注定，没法子呀。”

“可不是嘛。”

他们开头就这样谈起来。两周之前，门野刚搬到代助这地方来的时候，这位年轻的独身主子同这个食客之间，有着下面一段对话：

“你还在上学吗？”

“原先上，现在退学了。”

“在什么地方来着？”

“什么地方？哪里都去过，总觉得有些腻味。”

“一开始就讨厌吗？”

“嗯，是这样的。”

“这么说，你不想读书啦？”

“嗯，不大想读。近来家中情况也不妙。”

“听家里的老妈子说，她同你的母亲认识。”

“噢，本来两家住得很近。”

“你母亲也……”

“母亲仍然在搞那种没出息的副业活，这阵子生意不好，日子不怎么好过。”

“虽说生活不好，你不是还同她住在一起吗？”

“住是住在一起，我嫌她啰嗦，从未问过她什么，一有什么事，她就嘟嘟囔囔没个完。”

“哥哥呢？”

“哥哥在邮政局做事。”

“家里就这几个人吗？”

“还有个弟弟，他在银行里打杂，干得倒挺出色。”

“这么说就你一个人闲着？”

“嗯，是的。”

“你平时在家里都干些什么？”

“大多是睡觉，再不去散散步什么的。”

“别人都在挣钱，只你一个睡大觉，不觉得难受吗？”

“不，没什么难受的。”

“家庭和睦吗？”

“没有吵过架，不过总有些别扭。”

“母亲和哥哥是不是巴望你早一天独立生活？”

“也许是这样。”

“看来你是个乐观性子。真是这样的吗？”

“噢，我不会撒谎骗人的。”

“这么说你什么也不在乎罗？”

“嗯，可以这样说。”

“你哥哥多大啦？”

“算起来，他到明年正月虚岁二十六。”

“那该娶媳妇啦。你哥哥成亲以后，你还打算象现在这样吗？”

“这得到时候再看，我自己也说不上，我想自然会有办法的。”

“还有别的亲戚吗？”

“还有个婶母，如今在横滨从事漕运业务。”

“婶母？”

“婶母倒干不来这种事儿，是叔父。”

“你怎么不到那儿寻个差事，漕运业很需要人哪！”

“我生性懒散，他可能不会要我的。”

“这样想就糟啦。告诉你，是你母亲找我家老妈子商量，把你送到我这里来的。”

“嗯，她似乎提起过这事儿。”

“你本人究竟作何打算？”

“好，我尽量勤快些，……”

“到我这里还算满意吗？”

“嗯，是的。”

“但不能光是睡觉、散步。”

“这您放心，我身体棒，挑个洗澡水什么的全都行。”

“洗澡有自来水，不用挑。”

“那就扫地。”

门野就是凭着这样的条件，当上代助的仆人的。

不一会，代助吃罢饭，抽起烟来。门野一直坐在碗橱后面，呆呆地抱着膝盖，倚在柱子上。这时，他瞅空子又问主人：

“先生，今天早晨心脏怎么样啦？”

最近，他也摸清了主人的脾气，话语里带着几分玩笑。

“今天还算好。”

“说不定到明天又要犯，先生还是多多注意为好，到头来，也许真的闹出毛病来。”

“已经病啦。”

门野只得应了一声，望着代助红光满面的脸孔和披风下边肌肉丰满的肩膀。每当这种场合，代助总有些怜悯这个青年人。在代助看来，这青年的脑袋象牛一样蠢笨，说起话来直来直去，你偶尔转个弯儿，他马上就不懂了。他从不考虑怎样使自己的话说得更合乎逻辑一些。他的神经是粗的，象一团绳子胡乱绕成的一般。代助观察着这个青年的生活状态，他甚至怀疑这个青年为什么能活在世上。门野是那样无忧无虑，他觉得这种乐观的天性同主人的生活态度暗暗相合，越发得意起来。门野有着强壮的身体，这一点是主人所不及的。代助的神经，充满了自己特有的细微的思考力和敏锐的感应性，由于受过高尚的教育，反而带来了精神上的痛苦。这是一个天赋的贵族所得到的无形的刑罚。自己正是忍受了这些牺牲，才能象现在这个样子。不，代助有时认为，这些牺牲本身，正体现着人生的意义。而门野对这些却是一概不懂。

“门野，邮差来过没有？”

“邮差吗？来，来过啦，送来一张明信片和一封封了口的信，放在桌子上啦。要拿过来吗？”

“不用啦，还是我过去吧。”

听到这句含混不清的回答，门野早已出去，把信拿来了。明信片上用淡墨写的草书极为简单地告诉他，今天两点抵东京，临时在外面投宿，特地先通报一下，明天午间来访。正面写着内神保街上一所旅店的名称和发信人平冈常次郎的名字，背面也一样，字迹又潦草又模糊。

“已经到啦，是昨天到的。”

代助自言自语起来。他又拆开那封封口的信，是父亲的手迹。信上写道，他两三天前已经回到家里，虽说没啥要紧事，总有各种话要说，叫代助接到此信后来家一趟。另外还告诉他，京都花市还早，普通快车很拥挤啦，等等，都是几行无关紧要的文字。代助把信叠好，带着奇妙的神情将两封信比较了一下。

“你替我打个电话，给家里。”

“好，是往府上吧，什么事？”

“今天我有约会，不能回家，明后天一定回去。”

“好，打给谁呢？”

“老爷刚刚旅行回来，说有话找我谈。你不一定叫老爷出来，不管谁接就这样说好了。”

“知道啦。”

门野连忙走出去了。代助出了茶室，经过客厅回到书斋，一看，收拾得很整洁，那朵凋落的茶花也不知扫到哪里去了。代助走到花瓶右手那座堆满书籍的书架前边，从上面取下一册沉重的影集来，拔掉镏金的销子，站在那里一页一页翻看着。翻到一半光景，他突然停住了手，那里有一张二十岁左右的女人的半身照。代助低眉凝望着这个女人的面孔。

二

代助换下和服，正想到平冈住的旅馆里看望他，哪知道他先来了。车子嘎啦嘎啦刚来到门口，就听到平冈吩咐车夫停下来：“就在这儿，就在这儿。”那声音同三年前分别时一模一样。平冈在门口一下扯住管传达的老妈子，说自己的钱包忘在旅馆里了，先借两毛钱。看他那副模样，使人不能不想起学生时代的平冈来。代助跑到大门口，还未来得及握手，就把老朋友请进了客厅。

“怎么样，可得好好叙叙啦。”

“哦，有椅子啊！”平冈说着，一屁股坐在安乐椅里。那动作，象是百十来斤的身子，连三文钱也不值似的。然后，将光头靠在椅背上，环视了一下屋内，赞赏道：

“这房子非常好，比我想象的要好。”

代助默默地打开烟盒，然后说：

“打那以后，情况怎么样？”

“一会儿干这，一会儿干那，唉，有得说啦。”

“本来常常写信的，情况知道些，最近一封信也不写啦。”

“可不，最近我谁也没给信哩。”

平冈突然摘下眼镜，从西装胸前的口袋里掏出皱巴巴的手绢，一边眨巴着眼睛，一边擦拭镜片。他从学生时代起就

近视了。代助凝神地望着他的一举一动。

“你问我，你呢？”平冈说着，两手拿起眼镜，把两条细细的腿儿挂在耳朵后面。

“我还是老样子。”

“没变化顶好，你本来是个多变的人哪。”

平冈斜躺在椅子上，象个“八”字，他打量着院子里的情景，忽然改变了语调说：

“啊，樱花树！眼看就要开啦，气候相差真大呀！”

平冈说起话来，还象以前那样不够冷静。

“你那里该变暖了吧？”代助有些失望，他随便应酬地问。

没想到这下子引起了对方极大的热情。平冈有力地回答说：“嗯，暖和多啦。”说完，他立即意识到自己的存在，似乎有些茫然失措。代助又望望平冈的脸孔，他正在往香烟上点火。这时，老妈子才捧着茶壶进来。她说，刚刚把水舀进铁壶里，要等一会儿才能烧开，这样迟迟不泡茶，实在对不起。她一边唠叨，一边把茶盘子放在桌子上。老妈子说个没完的时候，两人瞧着紫檀木的茶盘闷声不响。老妈子讨个没趣，这才一个人笑嘻嘻地离开了客厅。

“她是什么人？”

“佣人，雇来的。总得吃饭呀。”

“倒挺会说话哩。”

代助将红红的嘴唇向两边一撇，弯成“弓”形，轻蔑地一笑。